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計公所應降之階猶得回翔宗正奉常之間以需休復而公不告於寮屬不謀於戚友蹇驢一乘竟出國門公卿聞之追送莫有及者既抵浙西小舟竟向湖上謁先墓遂居丙舍不入城子弟固請勵一造影堂

絕不與當路達人相還往有來見者盡以疾辭已而竟
入山幽居五年而薨遺命不用赴狀不備儀物聞者以
爲近世大臣所未有也公之諸從弟於予爲文字交最
篤公嘗薦予應詞科屬在門下諸從弟以埏道之文爲
屬義不敢辭公由康熙癸未進士授禮部膳曹郎遷儀
曹郎再遷刑部郎三遷爲刑科給事中四遷爲湖南按
察使五遷爲少詹事六遷而至內閣學士其在掌科也
奉　命使盛京寧古塔督視船廠其在詹尹也奉　命
使四川打箭爐之嚙達督視廟工兼塘汛東西車馬萬
里口不言勞東行則劾奏助衛駐防之爲士卒害者積

年盤根錯節之巨蠹一旦拔去三軍如挾纊焉西行則
直隸撫臣徇蔽私人阻撓興築之失而後大工以集諸
番以之大和於是
世宗憲皇帝始有意大用公貳工部遷貳戶部其時政
事尚綜核和碩果親王尤凜不可犯百寮習為駿厲公
以朴誠自矢循分守職在班行中粥粥斷斷不求赫赫
名又孤立無津援退食杜門委蛇時對一尊自斟酌雖
有附熱之徒不得至前或未能無望焉
世宗憲皇帝獨深知之嘗有薦公足任銓衡者則曰三
司重地朕方倚之晝日三接恩寵日渥然公之自守泊

如也一日燕見九卿侍坐竸進談禪

世宗顧而問曰汝亦能之否對曰臣未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卽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諸臣曰眞鈍根也臨川李公早貴不甚悉公之爲人已而

今上特起之與公同官因問予曰右農何如人也予曰其人厚重如漢丙吉如唐婁師德如宋杜衍盍庶幾焉臨川訝曰其然豈其然乎不數日謂予曰子之言然明年由吏部侍郞長工部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於工部然府貝璫支冐銷以爲習慣工部莫敢誰何也

公獨正色裁抑之會重築郊壇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府員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內務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去公者始有慶成燈之讒又以舊尚書詿誤之案加公而并罪之故工部大小官吏俱被議乃獨解公任方公之被眷也

上嘗問公年以七十對公齒髮甚豐而澤望之神明益然甚且有以爲未及艾者

上亦意以爲避事而故增之以冀引年之澤於是忌者得中之或勸公自白於

上公曰七十老翁又何所求吾歸已夫且吾昔官湖臬

總藩徐聚倫百方掎我而不克及官戶部亦累見戹於長沙陳侍郎而無恙命也今日之罷亦命也蓋未嘗有幾微之見於辭色焉予雖與公諸弟善然在京時未始一通謁及詞科之役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川入汴呂申公爲中丞先過之伊川報謁以爲後世絶無之禮顧末學不足充伊川灑埽之役何以副公之盛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予何讓焉予爲之悚不自安者久之然予疎慢性成雖銜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既免官歸甬上更不能時通候問而公之惓惓於予者無間焉嗚呼冲襟雅度其可

及哉凡公服官之詳其事甚繁具詳行狀墓志不能盡錄但取其大者著之於篇公諱殿最字奏公一字鐵巖先世故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之仁和者三世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部侍郎其三世妣贈如階夫人陳氏公之喪偶蓋三十年而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子二長淸國子生次世𤣥丁酉舉人孫六長復元以任子恩補工部主事公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

十有七葬于西湖五老峰之陽所著詩集如干卷奏議

如干卷其銘曰

三朝之完人歷試之勞臣知足知止翩然引身他年

國史視予此文

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安谿相國督學畿輔公時方試童子安谿一見奇之拔冠其曹教以窮經已而文貞以吏部尚書兼撫直隸檄公入保陽書院爲都講及入正揆席招公入京安谿之學畱心律呂歷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公皆得其傳時

廟堂方開書局旁求哲士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自六經外於諸家皆能洞探其窔奧疏決其障礙而安谿之學適與有合然以閣務繁

不能任編纂乃薦三人其一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其一即公其一今順天府丞寧國梅公同入　直晝日三接以膺　顧問遂得時受

天語指示校審周易折衷以至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藴卜筮精藴音韻闡微諸種又編朱子遺書公皆與焉而律呂音韻二者公之力尤多公於律呂少有夙悟安谿嘗以朱子琴律圖說雖本流傳多誤令公正之公爲之抉發証明遂可推據既得承

聖祖所授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程子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

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數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笙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其說弗盡符於朱蔡而與管子淮南合音韻則公得之安谿之說者大略與崑山顧氏同而較密又承聖祖之誨知國書與古法合并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者今人皆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為諸部之所生所切

宜居部首即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淸濁之不分乃即用國書五字頭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切之法以定等皇極經世韻圖詳等而略韻顧氏則詳韻而略等互有異同是書出較若列眉而萬音畢舉矣是時翰詹宿老容有未盡通其義者公以布衣諸生親接君相之緒言披郤導窾釐爲一代石渠大制作誠遭際之極隆也

聖祖以癸巳秋　特賜公同與禮闈試尋丁外艱　許以所纂書自隨辛丑春　特賜公同與殿試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宗憲皇帝嗣位授編修乙巳遷司業丙午主廣東秋
試事還京
詔督學浙江浙中素稱多士公未嘗稍徇物望也而高
材生俱列甲選在浙三遷至侍讀學士移節安徽得士
如浙中晉閣學是秋命主江南試事以學臣而主試亦
前此所未有也再移節陝西得士如初會所貢舉士挂
吏議連及左遷需代吏部推翰詹諸人入見
世宗熟視良久曰恐皆非舊學臣之繼也乃留公俟期
滿而以少詹涖事
今上嗣位仍晉閣學還京公以浙江銅政大壞長吏之

任事者輒困請變通其舊例陝中流民舊皆介土人養之宜令有司別爲安插皆仁心仁術也適

詔修三禮以公同總其局是冬晉刑部侍郎尋調管禮部公之治事縝密而周詳毫髮未至不敢即安漸以積勞致病顧爲愛　恩重不敢言

世宗梓宮發引公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則危坐卒於肩輿中

上聞軫悼賜帑金五百督臣爲治喪　賜祭一壇論者惜以爲未竟其用焉生於康熙十有八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閣學娶何氏封淑人無子以族子誠爲後蔭生女三予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疏野者甚至及入京又以邸舍相近得時見令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誠於是年十月大葬公於東原而以埏道之文爲請又曷敢辭銘曰

扶風布算康成登樓建安定律季通其尤哉哉先生孤詣淸脩爰登虎觀以襄校讎乃以冰心而持玉鏡人物權衡文章司命乃以淸卿而佐新政夙夜惟寅典禮攸定嶠山在望有號其弓凡在百爾其孰不恫胡公之出遽以告終爲碑八尺長護幽宮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復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出獄于是識予行輩濶絕然甚相契遂爲忘年交臨川李公不甚許可人語及復翁則曰斯其爲督撫之選矣桐城方公亦曰幹才也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總以爲年大將軍之黨而疑之復翁之卒五年耆老日喪誰爲發其沈屈者江都閔君華以詩社之舊乞予爲銘予何敢辭復翁爲湖廣之武陵人一遷而無錫再而江都前院長侍郎統虞之孫江蘇布政獻徵之子家世膴仕而方伯故與年都憲遐齡爲異姓兄弟故復翁少而于

大將軍相親昵也而復翁之才亦殊絕其通曉朝章國故諳悉流品此巨室子弟所優尚不足催至於酬應世事如理繭絲而不棼挽決河而不駛此則天賦之奇耳目中所未易遇也大將軍故才高少當意乃獨善復翁初復翁困於孝廉滯於翰林典籍之任蕉萃甚海寧陳文簡公爲院長而君以屬吏走庭下因投以詩有春容絳帳橫經日辛苦青衫執簡時之句聞者悲之會大將軍出爲川撫而君以久次出判夔州甫半年遷知重慶踰年而分守川東大將軍兼督關中移之分守陝東又踰年而爲布政使未幾遂躋甘撫計君揚歷西陲其席皆未

暖大將軍用人素揮霍不免以所好驟進之而當時幕府之才亦未有抗手者無惑乎其日益傾倒也乃一旦失勢何能以黨自解矣然復翁在大將軍賓客中正自有不可沒者大將軍挾貴而汰又其才足以淩厲人故見之者輒自膽落而復翁處之坦然每能以約言挽其失大將軍之豪奴挫辱咸陽令于轅下君為巡道嘗面斥而扑之奴哭訴於大將軍而大將軍勿問也自是諸奴稍稍畏君守令仗之得自振剔又嘗微言勸大將軍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禍而無如其日亢而不返也然君之周旋其間固非唯阿陔陲之流所可同年而語

者矣迨大將軍事敗門下蝟起攻之以求免禍
世宗憲皇帝尚未遽罷君密勅累有所詢而君唯連章
引咎自甘遠謫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爲末俗
所難能者
今上登極得歸且令給還田宅逍遙里社與予輩爲吟
侔凡十年而始卒享年七十有八方君荷
世宗眷睞時嘗令薦士以爲鶴禁之用時蔡文勤公家
居力薦之遂得召甘盤舊學遂成
今上嗣統之盛斯其功在天下而人不知予不言之不
幾湮沒爰銓次之以復閔君蓋不敢有一語之阿私也

復翁諱期恆字元方一字復齋累官甘撫侍郎都御史
夫人汪氏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
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
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
諸君幸勿恝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其
銘曰
與君忘年而克知心爵君楚些故國之音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墓碑銘

予以雍正癸丑春試報罷束裝欲歸前侍郎臨川李公固留予使之應詞科其時侍郎居宣武門南故合肥李相國邸也西有紫藤軒劃以居萬公孫廬又劃其東以居予每日高舂必相聚一室或講學或攷據史事或分韻賦詩葱湯麥飯互為主賓臨川嘗曰是楊誠齋所謂三三經者也顧二公皆宿老為予丈人行而略儕輩以下交予竊媿之臨川性剛毅其所持辨萬夫環而攻之莫能屈嘗主張陸文安公之學過甚遂於朱子有深文公生平亦主陸學然其論戒偏重多從容以解臨川連環

之結臨川下筆千言睥睨一時罕有當其意者公之詩文出臨川未嘗不心折也予嘗謂江西文統自歐陽兗公後如平園如邵菴如東里皆以和平雅潔嗣其瓣香而公其世適也臨川以為知言臨川最愛士士之赴之者如百谷之趨海門戶既大不無飾詐之徒貧緣以入故甲乙之目必待公而定蓋二公之交好其道同其志同間有輸攻墨守之不諧者未移時而水乳卒合顧臨川荷

三朝特達之知以伉直不容累蹶累起計其所居九列重地久者不滿二年或僅數月淹公則浮沉詞館累遷

憂患垂老始以文章見知得殊遇而終不得有所發紓何其窮也按公諱承蒼其字曰守光江西南昌府之東埂人也刑部侍郎虞愷六世孫光祿卿汝言五世孫再世皆講學於陽明念菴之門稱碩儒祖象師父典主再世贈翰林太宜人李氏賢母也方孕公時每禁祀於影堂曰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故公少而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以爲得之胎教公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益與臨川講學相淬厲臨川縣貴左右要人畏其沮角百計擠之以公爲臨川所厚恐其援之爲助因并側目焉臨川辛丑主試之謫廟堂流言藉

藉及公以爲梁肅之有韓愈皆其所通榜也百口同詞幾莫能白僅而得免

世宗卽位雅知公而臨川亦賜環將引公未及施行則臨川已出爲廣西巡撫忽奉

嚴旨追舉辛丑流言以罪公罷其官并左遷其弟益當局者皆以臨川之故然臨川特以學術厚公而公實未嘗藉以求進及其因之以論則亦恬然受之於是歸而杜門益講學無復出山之志

世宗徐察公之誣特召入京補原官嘗與同院旅見見其須髮盡白曰汝老矣然終不見用

今上嗣位有薦公者稍委以
制誥置之講筵又七年臨川已病廢始超五階爲學士
是時三館諸臣苟以文章遜
聖眷者類得取不次之擢立至槐棘間天下爭爲公喜
謂公之足以報國者不僅在文章殆自此得大受乃不
三年而公卒矣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
年某月某日子四皆以鄉貢進士薦葬於某鄉之某原
所著有蕅學士易傳其論互體最精妙自漢儒荀虞以
來未有如此之覈者而一埽宋元林吳諸子言互之謬
又有蕅學士集如干卷予之別公也歲在丁巳臨川與

公先後以奔喪歸予以罷官歸亦居憂辛酉臨川主試江南畢病甚由水道還京過揚予亦適在揚而公至以臨川之疾也相向欑眉踰年公有學士之擢又踰年公主試閩中歸故人有見之於杭於蘇於揚者皆言公念予不置未幾公貽書曰穆堂歸里門予又不來老生孤另何如矣豈意是書遂成死别紫藤花下舊雨更無再聚之期其可惆也諸子以臨川所作墓志來屬予以窆石之文爲流涕而序之其銘曰

嗟承明之耆舊從此不慭遺兮況予生之知己更舍公其誰兮生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其私兮

鄭侍讀篔谷先生墓碑銘

篔谷先生鄭氏諱江字璣尺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由康熙戊戌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同脩明史再叅一統志局事遷贊善提督江安學政遷侍讀以足疾乞解官先生讀書務必得不從事於辭華貌寢又不喜事威儀望之無足動人然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有一得之善好之不啻自其口出三館儲材之地多皈依當路以求速化先生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嘗有積薪之憾見於詞色門巷蕭然客至烹茶相對而已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雲桐城方

學士堃鍇以先生薦力辭不赴及將節江介歸方將進用而蹇不任行韓大夫之患隳車蓋有命焉初先生官京師嘗欲纂注春秋至是遂成之矻矻不舍時扶杖出與諸故人爲詩社倡酬極盛不謂其遂卒也先生平日自視欿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故未嘗輕與人言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未嘗輕與人出其詩古文詞然而知詩古文辭者莫若先生嘗與予私論諸儒之學謂康節實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二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也謂陸王宗旨豈可妄詆世之擁戴朱子者攻之耳東萊尚

不敢斥陸涇陽非王而未嘗不有取於王而蚍蜉之撼何爲乎不謂顧亭林亦蹈此習又謂蔡虛齋固善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巳屬膚廓豈有因帖括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兔園冊以論學則蔡氏爲之屬也先生向從義門何公游義門墨守朱學者予意其不出師席之儲胥不料其嶽嶽不肯苟同如此其所作詩古文詞稱情而出一任時風衆勢之上下確然莫能涸其本色然細讀之正不輕下一字大類宋范正獻公淳夫而世之以險語僻文相尚者所弗知也臨川學士穆堂嘗謂予曰今館閣人物渺然如貧

谷者眞正始之遺蓄確論也予陪先生杖履之末幾二十年辱待以忘年之契嘗一日數過予引爲畏友及里居貽書告予約同事於春秋辛酉之秋予至杭開樽話舊自是不復再見矣先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累贈贊善宜人某氏二子長爲鄉貢進士所著有鐵谷詩集已行世葬于西湖之某峰予之爲斯文也以所獨知於先生者序之逝者如可作也其許我乎其銘曰

予於同館前輩之交方李謝萬暨先生而五年來聯儷強半老病山河道阻生者不可見死者已矣欒欒予懷

其誰與吐

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藝邵公

神道碑銘

同里吏部侍郎邵公與予家相隔一湖水其贈公兄弟與先君兄弟爲文字交予十四歲爲諸生猶及肩隨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役爲予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予初公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譏予於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譏而公之爲予則盡矣是年公卽出塡撫江蘇未及期而卒公子鐸於大葬時屬予以埏道之文予以在憂中廢業請俟除服爲之

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常授編脩再改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爲御史改給事中侍直 皇子書房副鴻臚遂參壐司改祭酒侍 經筵仍副壐司再遷副都御史侍直 南書房爲少宰兼院長累主文字之任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騖聲氣及其出入 禁廷尤凜凜以温室之樹爲諱而世之趨公者累及門而被辭以是遭衆怨即有諒公者要不過以爲漢右建一流耳及其持節塡撫讜言三上毅然義形於色雖古之稱骨鯁者莫能加焉則甚矣知人之難也公之將赴江蘇也所部方祲於是樂善好施之例出公力爭

之以爲天下方傳
皇上新政首罷捐例今之所請是開錮而巧更其名也
此例一開罷捐成虛論矣周官荒政十二未聞乞靈於
貲郎以振之也
上瞿然是之亟命停止而計臣深不以爲然乃復行予
竊歎以爲公自是失內援矣河督議開毛城鋪以洩水
淮揚士大夫官於京者公疏爭之不得臺省爭之則下
吏九卿亦有爭之者不得最後直督彭城李敏達公力
爭之幾勝而復絀公陛辭
詔與江督漕督共相視會議以聞江督等皆與河督議

合獨公以爲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公諧者會劾蘇州守白㠑已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又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伶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上國世皆迂而莫之是也公自以累年侍直素得豫親臣之列實心報劾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則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不肯徇其故舊得罪於人天下莫不聞及旣爲大府屬城守令和望不能撿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并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

已不起遺奏至京

賜卹如制并

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旣爲同事者所牽

制跋前疐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

姚崇以爲不過積穀作米把纜放船之人嗚呼是不知

任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

菽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習及

諭祭使者至門臨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

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霤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旣不永

年煢煢一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速前諾予丌

敢有溢詞亦不敢沒其實也公諱基其字學址世爲浙之寧波府鄞縣南甜墩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孫某葬於西山之某峯其銘曰

曾是魯男子目爲登徒三人一口市虎非誣我作斯文足以慰寃魂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闕失者當陳之以爲脩省之助其無有所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中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奕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爲生
則授徒自給先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諭謂朕方欲用正靖以侍郎學士
之選不料其妄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荅凡六年以病卒
其家未及赴予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
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闕之文又踰年始克詮
次其事嗚呼予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
元淳學者所稱紫筍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
比之范蔚宗崑山徐尚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纂

亢致失歡而同里翁尚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窮島竟卒於官公之兄匠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得第浮沉中祕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生平坦夷性成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古貌業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聆睞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今世道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旣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

無淬厲束脩之志時風衆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
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
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肓之病如一
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
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
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
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論出閣者以爲切中時弊

而公之不安其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獨廪祿之難周也宜詳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貲郎之進先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其樂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獘也至有貲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三品陪獨座簽書柏臺贋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璧車之氣而豈知其不得少有發舒齎志以死則固多此

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子四所著有晚聞集如干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而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既而以予之疎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

於九原海虞之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鮚埼亭集卷第十八終

鮚埼亭集卷第十九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鄭芷畦窆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中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所爲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

其禮記纂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
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苕中文獻之職志也因歎芷畦
之學如此而一生迍邅寄身息于高牙大纛之間與所
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糊口代耕視當世槐棘間
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功名高坐危言晏然
自以為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為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
郎言而歎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
其所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歎曰如鄭君之博物真其選也
而不幸死未幾又有

詔開禮局侍郎又歎曰如鄭君之治經眞其選也而不
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薦之
而未得則又歎士生天地之閒求一二知已非易事而
所謂知已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卽有其力又未必値
其時旣値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
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而無可訴也振鋑因言其將葬
乞予爲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
未能卽以塗石之文爲蕘疏焉未知其克遂予志否也
芷畦生平著述尙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傳君所開雕盛
行顧罕知其出于芷畦也并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棲誰爲

司命嗚呼噫嘻

周穆門墓誌銘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徧歷秦齊晉楚之墟所至巨公大卿皆爲倒屣顧終于蹭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葢古賁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役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其高杭之詩人爲社集聯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穆門以長箋爲之醉墨淋漓姿趣頽放或弁數語於其

端得者以爲鴻寶渤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爲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于其姑穆門戒之曰黄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介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翁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遊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晩景益窮然其敦古道益摯穆門故鄞產前明右副都御史璐崖先生相之後其遷

杭五世副都于先司空公爲石交副都之孫觀察於先
宗伯爲婣家故余于穆門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
者微不可問穆門睠念大宗形之籍寐余嘗爲穆門言
莓崖墓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神道荒蕪石馬眠草中
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泫然流涕曰吾當東歸買墓
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詘于力
竟未能也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
居鄞城北坊第也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
予稍進食穆門頻齎榼來過次年余在越中而穆門吳
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

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字少穆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于湖上之某山子宸望諸生

穆門之卒也吾友杭菫浦爲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舒盩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爲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沈東甫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歸安之沈爲吾浙西閥閱世家第一自明時恭靖襄敏父子二尚書稱名卿近則閣學宮坊兄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唱和之盛讀其書足以想見其門材東甫兄弟三人固其中之碧梧翠竹也東甫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抄共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于宰相世系表之正

識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于世者也九經辨字則小學之膏粱也讀史四譜則三通之羽翼也其餘尚有唐詩金粉等書則亦騷人之鼓吹也增默齋集其古今體詩也予皆嘗愛而讀之歎其不徒博而且精也然而一生志力罷疲于攷索之間而古貌古心不爲時風衆勢之人所喜其所著書祗堪自得終不能一當於揚搉之役又不善問家人生產年運而往日以喪失顧落落自如大科既開東甫與季弟幼牧並登啟事庶幾盤洲厚齋伯仲之風

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亟欲推挽之而臨川左遷不竟其志東甫兄弟亦竝放還抵家尚以書寄予不一年而遽卒非所料也東甫沒之六年而嘉善錢侍郎陳尋次對之際以東甫唐書奏于

天子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於卷中嗚呼東甫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而身後猶得邀採掇之餘以肩隨於廳砌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竇苹董衝一輩其亦稍可瞑目於重泉矣方予之南歸也道聞東甫之

赴厲兄樊榭出挽詩以示予且曰子亦嘗有文以傳之予爲之略草檢之而未就也又十有二年予從其叔弟繹旃求其所釋水經繹旃之釋水經亦東甫所嘗有事而後以授之者也至是載書聒予于錢唐因讀其所作東甫行略爲之流涕繹旃再以志事爲屬亦何敢辭東甫諱炳震字寅馭世居歸安之竹墩以明經貢太學襄敏公五世孫曾祖鍾元以明經注籍知縣未上而卒祖角諸生父雍平陽教諭娶姚氏子七孫十四曾孫二生于康熙己未正月十四日卒于乾隆丁巳十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某鄉之某原繹旃又以雙溪倡

和續集令字論定予病未能及也先以志復之其銘曰
太乙寒芒護茲幽宮穿中之石亦復熊熊東林東老蜺
筆所封

前甘泉令明水龔君墓誌銘

前甘泉令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碩果一字明水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也康熙之季杭才彥最盛而杭二堇浦與君為尤堇浦負奇氣踔厲風發君沉毅精實各有所造余時初出游於諸才彥皆相善而所最心知亦莫如二人顧不十年間交友先後連茹成進士登三館而君以拔萃入成均為祿養計就選人籍世宗憲皇帝見而才之之時浙析揚之江都為甘泉以君任之邗溝故脂膏之地吏罕得以節操自持者君下車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詹館君於京至是以里人入

謁有所屬而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之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而君又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都轉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而君又拒之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君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縣有邵伯埭者受高寶諸湖之水地卑下君謂當於農隙時運土築高埂沿堤爲防以徐議溝洫堤上即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決旬不雨田即龜裂宜毎一里爲水塘以瀦之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遏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大水泛溢君冒雨親

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不可會河堤制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卽啟閘且斥閘官不職立逐去又用君言定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啟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埂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有望于大吏之後來者耿耿爲予言之自君蒞任每歲旱則江都之鰥寡孤獨多來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

世宗晚習禪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杰杭之西湖聖因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于元信及出住

湖上干求遍于大江南北一日以書觧關白于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亦君子人也顧聞之不能不愕眙頗咎君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世宗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凡君居官皆以實心行實政其事甚多至今甘泉人能道之余不悉述述其大者於是報政以最入京

今上召見欲久試之復還任先後凡六年而以外艱去中州撫軍尹君故揚守也雅與君善聞君無以爲葬而

招之欲使之主大梁書院事得以脩脯助葬君不自得
驟發心疾思歸不得君時年四十有六又神明素強不
料其以是竟不起初君喪偶不再娶及其以艱歸也告
於殯宮之前曰汝爲寒士典敝裘以何妨有類枯禪剔
殘燈而獨且齋厨寂靜旅館蕭條囊貲名乎一錢擲未
封乎三板幽冥相感應其詠其無他君之于端亦祇還
夫故我聞者哀之君於經學最湛深能摘先儒之誤顧
皆未有成書其所成者毛詩疏說八卷乃以辦書之暇
得之其殺政至京嘗以示予曰猶不至以風塵吏爲君
所笑者賴有此也索余序之予逡巡未及而君死矣古

文卓然可傳顧多散失幸存者曰龔甘泉集特十一耳君之卒二子皆幼以故志幽之文未及備其從弟鐸爲之行略一篇又十年其二子相繼爲諸生始流涕請董浦與予各爲文以表之壬寅癸卯閒予寓杭去君居不遠昕夕相過從每說經或不合大聲爭之驚其鄰舍兒或相賞亦復絕倒相與醵錢百十文覓魚酒爲樂今君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顚毛種種矣曾大父以庭大父煜父茂增娶汪氏子二長謙次遂女一壻柴景高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銘曰

其學其仕均未竟其志而忽然以逝宿草且十年乃克

銘其阡是予之慾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誌銘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有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辛浦書至者展視之則彌留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入膏肓從此化爲異物長辭左右可爲歎息一生偃蹇豪無可錄祗操履粗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寂寞身後辛惟先生憐而念之伏枕哀祈泫然絕筆時予方進藥不禁失聲哭逾日病爲之劇稍差念友朋垂歿之托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于地下乃稍取其大略而次之辛浦姓鮑氏諱鈖字西岡世籍雲中今爲奉天正紅旗人佐命大學士承先之曾孫其三世傳見

國史有列于勛籍辛浦年二十即知浙江之長興縣幾十年以病去官尋再知長興亦幾十年其考最者累矣而不得遷最後大府以便宜擢之爲鹽運嘉松分司通判而部議又格之於是三知長興蓋其筮仕在

聖祖仁皇帝四十六年歷三世至

今上之七年猶在長興大府至者皆爲稱屈乃稍移之知嘉興又移之海寧尋擢爲草塘通判草塘在浙中倅廳之最貧者也以故辛浦竟得之辛浦之爲吏不名一錢而未嘗嗷嗷以廉自見其任事尤精密而未嘗以幹力先人其接物和平無忤而其中有介乎不可奪者所

以一官拓落終身不得有力者之伎庇而辛浦未嘗慭也彭城李敏達公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求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脩舉部民雅誦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

漕使常侍郎殷坦敀撫浙中問於天門唐內翰赤子曰浙之屬吏有足語風雅者否曰莫有過于長興令者矣且其人非但辭客已也故辛浦雖旅見其禮殊絕于羣吏或留語移日然辛浦落落穆穆未嘗以此自昵累以才譽不勝煩重爲辭侍郎嘗語之曰少需之吾當薦君爲方面辛浦終泊然亦入謁所言不出于詩文及侍郎有事于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卒招物議

天子遣大臣滋其獄屬吏坐之株連者累累而辛浦高枕自如紿共歎其爲不可及尤好士長興諸生王豫者通經工詩古文詞貧甚辛浦雖刻苦時時周之豫以羣

棗之禍遂入京辛浦爲之經理其家其卒也又爲之雕其集葢辛浦雖交遊滿天下然其心知之契甚落落及其投分也則必篤于始終之誼類如此辛浦之詩宗法新城豐贍流麗自然合度隨手脫稾卽自書之以付雕工或曰更無待于論定耶辛浦笑且歎曰吾老矣而無子漫爲之亦漫存之耳或曰是定可以免長吉小表之累者也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稾亞谷叢書諸集並行于世病作遽上牋乞身于大府不許了然知必死部署身後事無一不整整卽其貽予訣別之書已縷括生平予文莫能有所增益也嗚呼昔人淸眞澹蕩

之目如吾辛浦者其庶乎辛浦以貽予書之次日卽卒享年五十有九安人某氏以其從子某為後初辛浦在日欲卜葬于杭之南山曰他日湖社諸君雅集當酹我墓今緣其雅意定之靈隱因貯遺集于寺中而予為之銘其詞曰

嗟秋來之沉困兮擬冥心以斷文字之緣胡力疾而破戒兮神傷于息壤之言故人之銘無愧詞兮長護君魂魄以綿綿

趙谷林誄

世宗憲皇帝修徵車故事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時臨川李公方退閒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于史丙工于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喟然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列君亦奚慙退之哉一日過予齋頭見有別集一卷曰誰所爲也予曰卽前所稱仁和趙君者也臨川把玩良久袖之以歸不閱月而

今上特起爲戶部三庫侍郎其于予所稱四十餘人多

所展轉道地而谷林則自薦之未幾谷林之弟意林又被選一時以為盤洲厚齋之家風也臨川左降谷林兄弟召試于廷報罷而予亦去官臨川猶欲挽谷林共修三禮谷林念其太孺人年高謝歸然竊謂以谷林之才必尚有所以發其伏櫪之氣者而不謂其連蹇十年竟以病死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忠定公燮元曾孫女也其所自出為祁氏忠敏公外孫女也壬寅癸卯之間忠敏子班孫以故國事謫瀋陽少婦家居朱氏以太孺人侍之因撫為女谷林之尊人東白先生親迎實在梅里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及長谷林兄弟時時以外家

之風流勉之不二十年谷林露抄雪鷴小山堂插架之盛遂與代與爲吾浙河東西文獻大宗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燈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游丁荼苦饑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于九等之下中而谷林語其長君一清謂執友中所嘗嚴事者莫如堇浦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既死誰爲知我予初哭谷林詩謂其內行之醇備問學之淵懿而深悲其遭遇之厄窮是固不僅以交情也然卽以吾二人之交情又豈世俗之所可同年而語哉山陰金小鄭詩人也翁老無子蕬

水老友鄭義門謂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乎殯小鄭已安之矣俄而辭之遠行谷林遇之江上問將何之曰之楚曰八十老人盛暑爲二千里之行非情也因留之止其家半年而病醫之藥之死則殮之呼其從子而歸其櫬以葬之義門聞小鄭之卒也爲之慟及聞谷林之竟其後事也爲之流涕君諱昱二十字功千谷林其五千字也先世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已五世曾大父燮英大父鶴皆以從兄尚書貫累贈至吏部侍郎父汝旭官象山教諭所謂東白先生者也配陳氏子二淸式淸而一淸能昌君之學女五孫七葬于某鄉之某原

得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愛日堂集十六卷一凊請予誄其墓義縣所辭年來臨川老病未知能如水心之於滕宬爲文以傳之否也乃爲誄曰

嗟乎谷林軼羣之學華國之才天實爲之其命不諧有子不死有文不朽在爾曠然浮雲何有而我思舊聞遂蒼凉南華堂下不滅山陽三十六鷗自來自去阜復不歸故人延佇也三十六鷗谷林亭名取姜白石詩中語

右贊善崒山宋君墓誌銘

予別崒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平之麓故人陸茶塢招予于其園聞崒山館在木瀆村落近相接乃訪之崒山一見狂喜留予飯罷同過予茶塢之水木明瑟園淸勝甲於吳中崒山顧而樂之而與茶塢傾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于古藤架下是夜淸暉如晝崒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風塵中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子非槁項黃馘人也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年之春再會於是園因爲洞庭西山之遊及期予未至

君亦歸不數月而以病卒衆山爲人坦率而易直顧其神明蕭灑別有絕俗之韻撓之不濁其爲庶常也一日院長集其儕而告之曰諸君甚清苦有厭承明之廬者否

天子方求可以守襄陽者吾當列上之衆山拚耳而走曰斯言何爲至于我哉院長哂而弗咎也及校書殿中辰入酉出落落自喜不乞靈于要人之門旋受宮坊之擢且駸駸進用念其父年高遂請歸養既歸而無以爲養乃授徒于長洲時下江撫軍陳可齋故同年同館也衆山不一過之撫軍聞其至遣人通殷勤衆山謝曰吾

館去城三十里俟有入城之便當造謁然竟不入城也吳人皆歎以爲不可及𡶶山雖以甘旨之故不能不出而授徒然其晨昏之慕形之夢寐其課子也每日授以經史之學暇則使之習書不令爲科舉之業故年且二十而未應試曰吾待其學成則此小技者易易耳莫使八識田中先下稗花種子其論詩文最嚴故矜愼不肯苟作旣成必有邈然之致不可以褻視者然不輕以示人而于予則有阿私之好云𡶶山姓宋氏諱楠其字曰丹林浙之嚴州府建德縣人也雍正癸丑進士累官右春坊右贊善曾祖某祖某父某敕封翰林院檢討娶某

氏崇山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五十有二子某崇山之死也其子哀而毀吞金幾斃幸而甦其父遂狂號而病以卒嗚呼崇山而有罪歟天乎吾知其無罪也然則何以天之禍之酷也乃爲文以哭而銘之其辭曰

引身以養父乃不及終其天年離經以課子竟不及盡其薪傳嗟三命之荼毒兮抱九地之沉冤質之梁父與亢父兮亦曰莫知其然而然

鮚埼亭集卷第十九終